

論「勇」的層次

（信報，2014年11月8日）

楊永漢

孟子認為「勇」有三個層次：北宮黝自尊的勇、孟施舍忘記生死的勇及曾子與道德配合的勇。能到達第三層次的勇者必然具有前兩者的特質，即重視自己的尊嚴和忘記生死成敗。《禮記·儒行》篇：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，可近而不可迫也，可殺而不可辱也。」這個自尊不比平常的面子問題，而是受辱。部分掌權者容易墮入權力迷陣，隨意侮辱下屬。但如何能不受辱，就是自己平日處事態度所致。

北宮黝的勇，「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。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。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無嚴諸侯。惡聲至，必反之。」明顯指出北宮黝是不接受任何傷害其自尊的侮辱行為，包括微不足道的語言說話。一個人連自己都不尊重自己，別人會尊重嗎？這就是自尊的問題。人必須自重，別人才尊重你。」

孟施舍的勇是不理生死勝敗，只專心完成任務。這種忘卻生死的勇，已超越恐懼，所謂「除死無大礙」，連死亡都不怕，還有什麼好怕？

兩者的勇，到最後是成就曾子的勇，孟子說：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憚焉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

第三個勇的層次是經過深思熟慮，知道自己的行為合乎義，合乎理，則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孟子此語，直是石破天驚，氣勢澎湃。我們亦應思考，什麼是正確，什麼是不正確？這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誤判道德，其行為適得其反。我們最困擾的是，就算經過思考，但我們自己所定的道德標準，是正確的嗎？所以，這「自反而縮」是一個大問題。什麼行為合乎「仁義」？孟子之學稱為「心學」，第一思考點，就是從「心」開展，最直接的判斷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

唐君毅先生說：「孟子以養氣之道在集義，而配義與道。道者當然之理，義者知此當然之理而為之，即知理而行之，以合當然之理。故養氣必先『志於道』。」這種氣是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」。我們要留意的是，要培養這種氣，是要時時刻刻想着義和道，否則「餒」，能完善自己的道德行為，

能合乎道義，則大勇之行才得到成就。我每每讀到「士，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就覺得很沉重。